
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

沈澤東
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

書號：0182
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

著者：毛澤東
出版者：人民出版社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）
重印者：中南人民出版社
（漢口黃興路21號）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（漢口洞庭街100號）

1—40,000(漢)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北京初版
定價(甲1)1,500元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南重印初版

毛澤東同志此文寫於一九二七年三月，這是爲了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。爲了答覆這些責難，毛澤東同志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，並寫了這一篇報告。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爲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，不願意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意見，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。他們的錯誤，主要地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，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。爲了遷就國民黨，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，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。一九二七年夏季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，發動『清黨運動』和反人民的戰爭，主要地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。

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

目 錄

農民問題的嚴重性·····	一
組織起來·····	二
打倒土豪劣紳，一切權力歸農會·····	三
『糟得很』和『好得很』·····	五
所謂『過分』的問題·····	六
所謂『痞子運動』·····	八
革命先鋒·····	九
十四件大事·····	一四

農民問題的嚴重性

我這回到湖南(一)，實地考察了湘潭、湘鄉、衡山、醴陵、長沙五縣的情況。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，共三十二天，在鄉下，在縣城，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，仔細聽他們的報告，所得材料不少。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，和在漢口、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，完全相反。許多奇事，則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我想這些情形，很多地方都有。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，都必須迅速矯正。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，必須迅速變更。這樣，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。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。很短的時間內，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，其勢如暴風驟雨，迅猛異常，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。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一切帝國主

義、軍閥、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，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。一切革命的黨派，革命的同志，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。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？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？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？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，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。

組織起來

湖南的農民運動，就湘中、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，大約分爲兩個時期。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時期，即組織時期。此時期內，一月至六月爲秘密活動時期，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恒惕^(三)，爲公開活動時期。此時期內，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、四十萬，能直接領導的羣衆也不過百餘萬，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，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。因爲農會會員能作嚮導，作偵探，作挑夫，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。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時期，即革命時期。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，能直接領導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。因爲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

字，故會員二百萬，羣衆便有約一千萬。在湖南農民全數中，差不多組織了一半。如湘潭、湘鄉、瀏陽、長沙、醴陵、寧鄉、平江、湘陰、衡山、衡陽、耒陽、郴縣、安化等縣，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，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。農民既已有廣大的組織，便開始行動起來，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。

打倒土豪劣紳，一切權力歸農會

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，不法地主，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和制度，城裏的貪官污吏，鄉村的惡劣習慣。這個攻擊的形勢，簡直是急風暴雨，順之者存，違之者滅。其結果，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，打得個落花流水。地主的體面威風，掃地以盡。地主權力既倒，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，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『一切權力歸農會』。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，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。一切事情，農會的人不到場，便不能解決。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，真是『說得出，做得到』。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，不能說農會壞。土豪劣紳，不法地主，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，沒有人

敢說半個不字。在農會威力之下，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，二等的跑到漢口，三等的跑到長沙，四等的跑到縣城，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。

『我出十塊錢，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。』小劣紳說。

『嘻！誰要你的臭錢！』農民這樣回答。

好些中小地主、富農乃至中農，從前反對農會的，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。我到各處，常常遇到這種人，這樣向我求情：『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！』

前清地方造丁口冊，有正冊、另冊二種，好人入正冊，匪盜等壞人入另冊。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：『把他們入另冊！』

那些人怕入另冊，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，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。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，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；擱在農會的門外，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，鄉裏話叫做『打零』。總之，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『農民會』，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。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，現在却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。無論什麼人，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。

『糟得很』和『好得很』

農民在鄉裏造反，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。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，城裏的紳士立刻大譁。我初到長沙時，會到各方面的人，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。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，無不一言以蔽之曰：『糟得很。』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，受了那班『糟得很』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，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，也就氣餒起來，沒有法子否認這『糟』字。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：『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，雖則是糟。』總而言之，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『糟』字。實在呢，如前所說，乃是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，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。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，不法地主階級，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，帝國主義、軍閥、貪官污吏的牆腳。打翻這個封建勢力，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。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，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。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。這是好得很。完全沒有什麼『糟』，完全不是什麼

「糟得很」。「糟得很」，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，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，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，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。每個革命的同志，都不應該跟着瞎說。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，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，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。無數萬成羣的奴隸——農民，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。農民的舉動，完全是對的，他們的舉動好得很！「好得很」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。一切革命同志須知：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。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，所以失敗了。現在有了這個變動，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。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，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。

所謂「過分」的問題

又有一般人說：「農會雖要辦，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。」這是中派的議論。實際怎樣呢？的確的，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「亂來」。農會權力無上，不許地主說話，把地主的威風掃光。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隻腳。「把你入

另册！』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，打轎子。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，一羣人湧進去，殺豬出穀。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牀上，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。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，『劣紳！今天認得我們！』爲所欲爲，一切反常，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。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『過分』，所謂『矯枉過正』，所謂『未免太不成話』。這派議論貌似有理，其實也是錯的。第一，上述那些事，都是土豪劣紳、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。土豪劣紳、不法地主，歷來憑藉勢力稱霸，踐踏農民，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。凡是反抗最力、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，都是土豪劣紳、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。農民的眼睛，全然沒有錯的。誰個劣，誰個不劣，誰個最甚，誰個稍次，誰個懲辦要嚴，誰個處罰從輕，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，罰不當罪的極少。第二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繪畫繡花，不能那樣雅緻，那樣從容不迫，文質彬彬，那樣溫良恭儉讓。革命是暴動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。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。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，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。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，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羣衆，形成一個大的力量。上面所述那些所謂『過分』的舉動，都是農民在

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。這些舉動，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（革命時期）是非常之需要的。在第二時期內，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。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。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，把紳士打在地，甚至用腳踏。所有一切所謂『過分』的舉動，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。質言之，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，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，決不能打倒紳權。矯枉必須過正，不過正不能矯枉。這一派的議論，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，但其實實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，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。這種理論，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，其結果破壞了革命，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。

所謂『痞子運動』

國民黨右派說：『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，是惰農運動。』這種議論，在長沙頗盛行。我跑到鄉下，聽見紳士們說：『農民協會可以辦，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，要換人啦！』這種議論，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，都是說農運可做（因農民運動已起來，無

人敢說不可做)，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，說他們都是些『痞子』。總而言之，一切從前爲紳士們看不起的人，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，沒有了發言權的人，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。不但伸起頭，而且掌權了。他們在鄉農民協會（農民協會的最下級）稱王，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。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，加在紳士們頭上了。他們用繩子綑綁了劣紳，給他戴上高帽子，牽着遊鄉（湘潭、湘鄉叫遊團，醴陵叫遊壠）。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，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。他們發號施令，指揮一切。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——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，所以叫做反常。

革命先鋒

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，有相反的兩種看法，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。『糟得很』和『好得很』，『痞子』和『革命先鋒』，都是適例。

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，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。

但是這種革命大業，革命重要工作，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？不是的。農民中有富農、中農、貧農三種。三種狀況不同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。當第一時期，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，蔣介石打傷了脚^(五)，坐飛機回廣東^(六)了。吳佩孚^(七)重新佔了岳州。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，三民主義^(八)也興不起，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。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（多屬所謂『痞子』之類），拿了農會的冊子，跨進富農的大門，對富農說：『請你進農民協會。』富農怎樣回答呢？『農民協會麼？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，種了幾十年田，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，也吃飯。我勸你們不辦的好！』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。『什麼農民協會，砍腦殼會，莫害人！』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。新奇得很，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，而且敢於反對紳士。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，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。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，例如湘潭的晏容秋，寧鄉的楊致澤。十月革命紀念大會，反英大會，北伐勝利總慶祝，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，雜以扁担鋤頭，浩浩蕩蕩，出隊示威。這時，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。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，他們聽見說，九江也打開了，蔣介石沒有傷脚，吳佩孚究竟打敗了。而且『三民主義萬歲』，『農民協會萬歲』，『農民萬歲』。

等等，明明都寫在『紅綠告示』（標語）上面。『農民萬歲，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？』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。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。農會的人對富農說：『把你們入另冊！』或者說：『再過一個月，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！』在這樣的形勢之下，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，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（本來只要一百錢）入會費的，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。亦有些頑固黨，至今還沒有入農會。富農入會，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，因為他們始終怕『抽了』。入會後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。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。

中農呢？他們的態度是游移的。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。他們鍋裏有米煮，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。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，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：『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？』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？』他們的結論是：『怕未必！』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：『辦農民會，曉得天意順不順咧？』在第一時期內，農會的人拿了冊子，進了中農的門，對着中農說道：『請你加入農民協會！』中農回答道：『莫性急啦！』一直到第二時期，農會勢力大盛，中農方加入農會。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，但暫時還不甚積極，他們還要看一看。農會爭取中

農入會，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。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，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。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。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，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。他們對着富農說：『我們早進了農會，你們爲什麼還遲疑？』富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：『你們上無片瓦，下無插針之地，有什麼不進農會！』的確，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。他們中間有很多人，確實是『上無片瓦，下無插針之地』，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？據長沙的調查：鄉村人口中，貧農佔百分之七十，中農佔百分之二十，地主和富農佔百分之十。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，又分赤貧、次貧二類。全然無業，即既無土地，又無資金，完全失去生活依據，不得不出外當兵，或出去做工，或打流當乞丐的，都是『赤貧』〔C〕，佔百分之二十。半無業，即略有土地，或略有資金，但吃的多，收的少，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，如手工工人、佃農（富佃除外）、半自耕農等，都是『次貧』〔C〕，佔百分之五十。這個貧農大羣衆，合共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，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，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，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。沒有貧農階級（照紳士的話說，沒有『痞子』），決不能造成